



界化陇湖南界这边的民国年间西南旅社旧址

“明天(1938年10月16日)上午,他们到了界化陇,是江西和湖南的交界。江西公路车不开过去了,他们该换坐中午开的湖南公路车。他们一路来坐车,到站从没有这样快的,不计较路走得少,反觉得净了半天,说休息一夜罢,今天不赶车了……”

这是钱钟书所著长篇小说《围城》里的一段,描述的是小说主人公方鸿新一行应三闾大学之聘,从上海至学校所在地湘西平成一,一路水陆兼程,此即为由江西入湖南界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小说虽是虚构,却也有所本,尤其是全书最精彩情节的发生地三闾大学的场景,即以钱钟书在国立师范大学任教的经历改编。当时的国立师范大学因抗战而南迁,址在安化蓝田(今属娄底涟源),书中的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缩写,即暗指安化县。据学者考证,钱钟书在《围城》中安排方鸿新一行三闾大学的路线,在邵阳以前完全与他本人前往国立师范大学的路线重合,自然也包括了在湘赣边陲小镇界化陇的这一夜。

2012年,独立摄影师胡诚发起“重走三闾大学路”的活动,自上海出发,沿着钱钟书当年入湘赴教的路线,一路车船轮换地抵达蓝田,并用手里的笔和镜头记录下这一路的山川风物、世态人情。我们辑录胡诚在行抵界化陇前后的一段图文记录,以《围城》中的场景描述为底本,看看这个湘赣边陲小镇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变后的变与不变。

初抵界化陇

去界化陇可自吉安市中心汽车站购票,县际班车,经停永新县汽车站而抵界化陇。

客人在永新县汽车站停下,乘客彼此片刻忙碌,加水放水,然后再踏旅途。过龙田乡,其后文竹镇,最是热闹市井,肉菜杂货,各色摊贩自镇中绵延侵入国道,全然不顾往来汽车搅扰,任凭喇叭撼得震天价响,客贩间也依然自顾自为五分一毛的争执不休。

文竹镇后,三板桥乡即属莲花县辖。禾水一路相随,三板桥后而南去。棠市村中,禾水之源。将近莲花县界,国道忽然逆角折向东北去。折角处,320省道向西,三叉路口处,本地人称井头。转入省道不多远,即是赣湘省界,界化陇。

界化陇,如今在地图上已无从检索,即便资源丰富的网络上,也难觅只言片语信息,重走三闾大学之路,最是悬心的就是界化陇,之前许多想象,或者也如其他大多城乡一般,早已今非昔比。却想不到时方知,界化陇几乎依然70多年前之界化陇,方鸿新一行所经历的一切,我几乎依然可以看见,以致我强烈地相信,他们曾经真实在那里。

下车处,公路有道明显的砂石与水泥分界线,即是江西与湖南省界。界化陇,如今地名写作界化垆,不过“垆”“陇”音义皆相通,左右地名常用,其实也并无差别。东侧过来,是江西界,原本不开过去了的江西公路车车站,就在路南。还在那里,只是后代加以整修,改成过去常见的斯大林式车站,如今私人承包为饭店,西侧是湖南界,湖南公路车车站在路北,一栋老旧砖楼,虽然已经废弃,但悬着的“界化垆汽车站”灯箱依旧还在。方鸿新一行那时换坐中午开的湖南公路车车站,紧临在西侧,不过已成废墟。这便是我初抵界化陇的第一印象。

界化陇的变与不变

“这是片荒山冷僻之地,车站左右面公路青山,有七八家小店。他们投宿的店里,厨房设在门口,前间白天是过客的餐堂,晚上是店主夫妇的洞房,后间隔为两间暗不见日、漏雨透风、夏暖冬凉、顺天应时的客房。店周围浓烈的尿尿气,仿佛这店是棵菜,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店主当街炒菜,只害得辛相等在房里大打喷嚏;鸿新以为自己着了凉,李先生说:‘谁在家里惦记我呢!’到后来才明白是给菜里的辣椒薰出来的。”

在钱钟书的笔下,《围城》里的界化垆实在算不上多繁华,即便现在,也依然是一片荒山冷僻之地。湖南界内,路南正对着新旧湖南界界化垆汽车站,迤西还是一排七八家小店,还是依然“厨房设在门口”,依然“前间白天是过客的餐堂”,只不过晚上无须再作店主夫妇的洞房,餐堂后大有住房,店主居住以外,兼作往来旅客住宿。找间小店坐下,点了道肉炒鸡腿菇,店主还是“当街炒菜”,炒菜还是依然的辣。

小店店东侧,一间新砌平房,几台老虎机,闲坐着几位家长里短的土人。相与攀谈,才知那平房原址,民国年间是家名为东方旅社的客栈。那时在东方旅社与江西公路车车站之间,曾有关城碉堡,据称与左右道路均是彼时进驻莲花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将军率军所筑,残存在七十年代尽皆拆除,以至如今省界的界碑亦无存。界化垆所在,控两省咽喉,想知旧时其地之重要,控扼之处筑城称关城隘,素有兵卒相守。非乱世之时,



界化垆江西界这边的原江西公路车车站,如今私人承包为饭店。

界化垆老街的“吴楚界碑”



因交通之便,“经商者踵至穷乡僻壤,遂成闹市”。江西界内,路北有新筑诊所,其处曾是青楼,也可想见旧时浮华,实在与后世今时荒山冷僻之地大不同。

湖南界内,路北向西,公路渐成下坡。距湖南界界化垆汽车站约百米外,两处新筑砖楼之间,有残存木构门脸砖石楼一栋,是民国年间的西南旅社。楼门紧锁,锈迹斑斑,看来闭门已久。楼东楼宇间有窄巷,可到楼后。楼后山间,一片空场,水泥新铺了地面,几只芦花鸡散放其间。

或者,方鸿新一行五人曾经那天就投宿这里。而那片空场,孙柔嘉就坐在空场上的竹躺椅上,翻一本若有若无的书。

“饭后,四个男人全睡午觉,孙小姐跟辛楣同睡新房,只说不困,坐在外间的竹躺椅里看书,也睡着了。他醒来头痛,身上冷,晚饭时吃不下东西。这是暮秋天气,山深日短,云雾里露出一线月亮,宛如一只挤着的近视眼睛。少顷,这月亮圆得什么都粘不上,轻盈得什么都压不住,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地浮出来,原来还有一边没漏,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孙小姐觉得胃里不舒服,提议踏月散步。大家沿公路走,满地枯草,不见树木,成片像样的黑影子也没有,夜的文饰遮掩全给月亮剥光了,不留体面。”

若可踏月散步,无论如何我要夜宿在界化垆。只可惜今日初三,又是浓阴,无望踏月。

就此别过界化垆

既无夜宿的心思,便思量着早做离去的打算。左右打听,吉安还有一班发往邵阳客车路过界化垆并可到衡阳,可惜傍晚五点半才从吉安发车,到界化垆在入夜九点,到衡阳在午夜。只有中转茶陵,再转道衡阳,其实也在路线之上,只不直达而已。不过界化垆村中相询许久,也都不知各地班车首末车具体时间。只才十一点半,见有一辆莲花发往茶陵的县际客车,拦下向司机打听,说是茶陵去衡阳末班车只在下午两点,而界化垆至茶陵还需近两个小时,所以只有搭他的客车才能赶上衡阳。无奈,加上吃饭的时间,也只在界化垆逗留一个小时,实在不舍。

略可安慰的是,天空愈发阴沉,实在不宜拍摄。且出界化垆后不久,即是一阵小雨。界化垆村南,百米外可见茶陵高速工地,衡茶吉铁路工地也在不远,或者就在以后不久,左近交通将愈发的便捷,只是愈发便捷的交通并非对所有人所有地均是福祉,比如界化垆,以干道咽喉而繁华的界化垆,在交通疏离以后,愈发边缘,愈发冷僻。

这一路,先过高垆,再过腰坡,忽见路北有古桥,桥上正有一对父子,父牵子推着一辆满载着不知何物的架子车。虽然阴郁,远空恰有云薄处,正隐现天光。光耀着桥上父子,自出吉安以后,难得又见如此画景景致。

腰坡镇上再停片刻,不多久后,北向南过泚水,茶陵县城就在泚水之南。客车过茶陵汽车站,一恍惚间感觉像极像河北鹿泉汽车站,进汽车站时,还不到下午一点,穿过车场找到衡阳方向客车,车已将发。询问司机,才知道茶陵去衡阳最晚三点半还有客车,被那莲花到茶陵的司机有意无意地欺瞒,本可以在界化垆再多逗留一个小时,悔之晚矣。

茶陵至衡阳客车上,只有五六乘客。也听来茶陵那司机说去衡阳客不走高速,见乘客又如此之少,以为会走国道,却不想仍然直上衡炎高速。

若以国道省道及旧县城为旧时路线参照,方鸿新一行五人初时应是北出茶陵至攸县,再西去衡东县,然后西南而入衡阳。高速方向虽然也大体如此,但越岭穿山,更为平直快捷。以泚水为参照,方鸿新一行五人走在泚水之北,我在泚水之南。

车过攸县,雨势渐大,远望群山空濛,草市镇上,与泚水最后一相逢。两山山隙间,江水一现,水上雨若雾霭。然后就此一别,客车向西入衡阳,泚水向西入湘江。

衡阳雨,浙浙不休。无处可去。暮的便想起方鸿新一行夜宿界化垆的场景,“那一晚,山里的寒气把旅客们的睡眠冻得收缩,不够包裹整个身心,五人只支离零碎地睡到天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书影

株洲风物

界化垆,从文学地名到现实生活

胡诚



界化垆湖南界这边的原湖南公路车车站,虽然已经废弃,但悬着的“界化垆汽车站”灯箱依旧还在。

情寄界化垆

周国强

眼前是一座小小的市镇,新旧交替的商铺紧贴着公路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南北并不开阔,因为四面八方的高山挤压,留下一道狭窄的豁口。眺望远处的重峦叠嶂,那灵动绵延的丘陵,饰满了绿色的流苏,齐崭崭地集聚拢来,像赶赴一场久违的约会。东南风在草叶里,在树隙间,在阳光细雨中轻柔地碰撞着,被称为“湘赣咽喉”的边境小镇就在芊芊莽莽的绿茵中亭亭而立。

徜徉在小镇并不大的街市,感受不到边关曾经惨烈的刀光剑影,整个市镇弥漫的是浓郁的商业气息。这里,只是一座普通的隘口,却拥有一个名闻遐迩的大名——界化垆。

作为军事要隘,界化垆没有高峻森严的关口城垣,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崔嵬险峻,也看不到任何有关军事设施的遗迹。纵观历史,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势力在这儿发动过真正意义上的争战,也没有哪位军事首领采取过像样的军事行动。朝代不同的军事家似乎都不忍心在这片小小的弹丸之地设下重兵,不忍心将汗毛带血的萧萧战马和重铠荷载的赍赍武夫开赴进来,大开杀戒。因为小小的界化垆啊,实在太柔美、太娇羞、太温馨!

在茶陵高垆九渡村与江西莲花神泉乡交界处有一小镇,地名界化垆。此镇人口不满一百,占地不足两平方公里,小小一条街,东面为江西,西面为湖南,湘风赣味,各领风骚。此地居湘赣两省交通要道,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史料记载,此地历史上也曾留下了很多名人和名将的足迹:宋高宗绍兴三年(1132),岳飞奉旨征剿茶陵曹成,路经此地;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江西提刑辛弃疾征剿茶陵文波驻军于此;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率师十万,抢此关入境;清咸丰五年(1855),太平天国杨秀清部数度争夺此关;咸丰六年(1856),湖南监军赵煥联驻军楚界,挖战壕筑土城于岭上,正式命名为“吴楚雄关”,还在留下了土城战壕遗址,与市面繁盛的界化垆镇遥遥相对……

如果从市面繁荣的历史来看,界化垆的兴旺还推抗日战争中期。此时江浙沿海及东南各省相继沦陷,湘赣、湘桂铁路以及长江航运时遭敌机轰炸,造成交通阻隔,航运中断,只有界化垆所在的湘赣公路,东可以通至金华,接通浙赣线,西可以通茶陵至株洲,接通京广线,真是“上接两省,下达两广”,成了江浙闽赣一带难民厂商资本家向大西南后方转移疏离的唯一通道,加之抗战部队频繁调动,军需补给物资车辆往返不停,特别是江西省会由南昌迁往泰和以后,界化垆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人口激增上千,饭店旅社之类发展至五、六十家,繁荣景象前所未见,因此界化垆有“小南京”之称。

除五六十家私营饭店外,界化垆还有一个江西省办的专门接待军政要员的旅社,叫做陶陶招待所。据说1939年日军侵略南昌后,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绉安找邓幼承(时任江西省工商管理处战时贸易部部长)和中国旅行社洪都招待所副经理赵平商谈,准备在内地吉、泰、赣等地办几个服务性的招待所,以便招待中央要员、宾客以及本省各厅处、县公务人员出差、开会食宿之用。这样就由建设厅指定工商管理处战时贸易部在吉安、赣州、泰和以及界化垆等处开办了一批公营旅社、餐厅、浴室等服务性的招待所。当时一律定名为陶陶招待所,统归江西省建设厅工商管理处战时贸易部领导。

界化垆陶陶招待所房子是新建的,里面陈设豪华,有花台,铺设了地毯,经常有专车和车进出,平时门口有岗哨,闲人不能进去。旅客都是有身份的党政军官员,还有的是外国人,一般客商只能住饭店。据说将经国任赣州专员时,有一次曾经过境界化垆到湖南去,住在陶陶招待所,目睹国难当头,各处党政头目还是醉生梦死,恣意寻花问柳,曾经伤心得痛哭流涕。

虽然界化垆市面繁荣,除了饭店之外,其余商业还是不多的。这是因为来往客商大抵路过,

“坐镇湖湘鹿共争,马王节钺尚留城”,五代时期后唐的节度使、武穆王马殷的孙子马宏芳,的确曾在此驻守,而他的两大军事城堡分别修筑在距关隘七到十里之遥的钵山和界头岭。两座雄伟的“吴楚雄关”就如一双强健有力的大手,将界化垆轻轻地安放在祥和宁静的罗霄山脉中段,逼仄的峡谷之间。

界化垆也不能算合格的商埠码头,因为它没有古代商业不可或缺的水运交通,商品贸易只能靠肩挑马驮。可以想象贩夫们茅店鸡声,板桥人迹,风雨兼程的苦涩。小镇南面有一条称为小溪的古河道,而溪水浅得令人心痛,纤细的涓流在风化的、裸露的砾石间疲惫地穿行,别谈货运商船,连普通人家的洗澡盆都无力浮起。

一道并不险要的隘口,一座并无鸿沟巨壑的袖珍小镇,为什么会招致众多的征夫游人、雅士墨客梦萦魂牵,缠绵不舍呢?

是饱受罹患的民族和平文化的认同感,是界化垆独一无二的淳朴风情!历代以来,没有哪个军事关隘像界化垆一样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凡是在这里谋生的商人农人,不论吴人、楚人、越人、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在这一线分吴楚,一房跨两省的地方,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领地;不同姓氏,不同语系的人,都能和睦共处,平等相待。这里没有宗族祠堂,没有种姓歧视,没有市井小人,没有尔虞我诈。是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安定,崇尚平等公正的活化石。

界化垆往事

颜毅 罗发祥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一阵豪雨突然跑过来,哗啦啦,将墨绿的、橘红的、黛黑的屋瓦清洗得一尘不染。不久,雨过天霁,西边的阳光依旧灿烂,而东边的神泉山彩虹饮涧。山巅上一抹似覆非覆,似虹非虹的七色彩练,在空中飘摇游荡。此种光像非常罕见,俗称吉光祥瑞,主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之兆,于是赶紧打开相机,拍下这美妙的一幕,留作对界化垆永恒难忘的记忆。

长住的很少。但聚赌和嫖妓却出奇的多,镇上没有妓院,“野鸡”都住在饭店里,白天帮饭店做事,晚上饭店中的一些茶房、跑堂便给嫖客拉皮条。聚赌更是普遍,镇上没有警察,只有一个碉堡,里面住着江西莲花保安团派出的一排兵,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因为事关湘赣两省,怕闹出纠纷,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管,听之任之。当然,嫖客赌客中也少不了保安团丁的一份。

当时有一件事,引起两个省籍人的纠纷,几乎大打出手。有一年湖南方面打醮(唱法事),请江西人参加,江西人自恃势力大,不参与,但后来湖南方面又请了戏班来唱戏,江西人都跑去看,湖南方面恼了火,便唱“打严嵩”。因为严嵩是江西分宜人,江西人觉得有损面子,便群起围攻,后来有关方面几经斡旋,换了戏目这才作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界化垆仍然是湘赣两省交通要道,三条公路一条通永新,一条通茶陵,一条通莲花,都是沥青路面,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这个边境小镇也将再次为湘赣两省人民密切的经贸往来发挥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为保持文章原样,“垆”“垆”混用,均不作改动)

